

CHILDREN'S EMANCIPATION

解放儿童

刘晓东 著



新华出版社

解放儿童

刘晓东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解放儿童/刘晓东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1

ISBN 7-5011-5499-6

I. 解… II. 刘… III. 儿童教育—研究 IV. G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9595 号

解 放 儿 童

刘 晓 东 著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205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一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5499-6/G·2011 定价: 16.00 元

序 言

有次作关于儿童教育的讲座，在对美国的幼儿教育进行评论时，有位学员对我提出批评：为什么老说美国的好，我们中国不如美国？

中美文化各自的长短是什么？中国和美国比，是不是比美国先进？在哪方面比美国先进？我在这里不说。但我知道我爱我们的民族。

1997年寒假期间，我在背阴的房间里读冯友兰，读他的本是七卷却只出六卷的《中国哲学史新编》。那年的雪真是大！我住在南京师范大学三舍的顶层，别人房间的雪都融化了，惟独我的房间还铺着一层白花花的积雪。天寒地冻里，身处这看不到阳光的暗室，我的生命却如沐春风；每日两餐，囫囵吞枣，不知滋味，但先哲的思想却是如此的馨香。倘伴在中国思想史的长河中，我就是这样陶醉着，陶醉着她的深邃悠远壮阔，陶醉得回肠荡气、忘乎所以！倘若当时有人问我：“你是谁？”我一定不知道自己已是老几了。祖先是那么的伟大，我们做子孙的固然会觉得自命不凡。我就是这样地迷恋着先哲的思想、感佩着我们民族的脊梁。

然而，冷静下来才发现，中国哲学史里摆放的，原来是最先进的中国人的思想丰碑，而现实文化里并不尽是先哲的理想。孔夫子让我们把他看做至圣先师了吗？让我们食古不化吗？让我们教条机械了吗？中国哲学倡导师法自然，尊崇天性，我们在实行时为什么往往“逆天行事”？……

这也是我们的文化！不过这是她丑陋的一面。

丑了便怕镜子。然而社会学家费孝通却认为，愈是丑陋，愈应当自我关照一下，看看自己丑在哪里，做到心中有数，或许还可补救。日本人在反思自己的民族性时写了《丑陋的日本人》，美国人在思索自己的民族性时写了《丑陋的美国人》，台湾地区的柏杨反思中国人的民族性问题时，写下了《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是爱面子的民族，揭露中国人丑陋的柏杨其遭遇如何我不清楚，但拍了《红高粱》、《菊豆》的张艺谋在国际上获了大奖，有人便说：张艺谋的影片净砸中国人的牌子、丢中国人的脸，是妄自菲薄，是不爱国。这是我亲耳“聆听”过的。

张艺谋丢了中国人藏着掖着的脸——这是“丢脸”吗？张艺谋还有一个过错，那就是他的成功还使有些人极易复发的“红眼病”再次复发了。孔夫子教导我们“己立立人”、“己达人”，自己未“立”未“达”之时是否应当“红眼”，孔夫子似乎没有教诲，答案是什么，且不管它。

但在我看来，历史上让中国人“丢脸”的莫过于鲁迅了，他曾借狂人之口向世人宣告：自古以来中国的文化是“吃人”的文化。但是，鲁迅是有“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牺牲精神的，他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爱中华的血是热的。

无论如何，人肉那么香，这“吃人”的嗜好作为文化传统里

坏的一面，恐怕很难如此容易绝尽，华老栓的“人血馒头”恐怕还有人将其作为国粹中的偏方。所以，鲁迅“救救孩子”的呐喊尚未过时。不过我在这里想加上一句，那便是“救救教育”。为什么要救救教育？因为教育看似是帮助儿童成长的，然而往往是好心做坏事，它有时候是在破坏孩子的天性，破坏孩子的成长。

教育自己异化了，于是便结出恶果。

端正教育，首先便应当端正教育的观念。

救救教育实际上是救救孩子的重要保障。

但愿我在这里对中国教育的评论不致被误解为“汉奸”言论。

令我欣然的是，那位学员后来告诉我，等他听完了讲座，他竟然“完全同意”了我的说法。

不过我仍有必要说上一句，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教育，肯定也有她美丽的地方。但作为医生，他的任务不是为病人高唱颂歌，而是望闻问切，找到症结，开出使其进一步健康的良方。

一位聪慧的淑女，是不会讳疾忌医的；见了医生，倘若医生未称赞她的美丽，但只要她看出这医生是认真负责的，即便诊出她所讨厌的疾病，大概也不至于表示愤怒的。如果极有智慧，她还会感到庆幸呢！当然，她得首先弄清这位医生是否庸医。

现在这本小书面世了，各位读者对我写在书里的话会作何种感想呢？我是热切地等待批评和赐教的。

目 录

第一篇 走出儿童教育的误区

从三寸金莲到儿童教育.....	(3)
反对超前教育	(12)
以平常心面对“神童”	(17)
超前识字：文化根源与危害	(24)
幼儿学外语，过热是误区	(31)
对儿童科学教育的批判与重建	(40)
学前儿童道德教育应避免成人化倾向	(48)
水至清则无鱼：儿童的成长需要斑斓多姿 的社会生态环境	(53)
适当的张力：在艺术的自由创造与技巧训练之间	(56)
漫议艺术幼儿园的艺术特色	(61)
关于儿童“淬砺体育”	(66)
文化素养、语言与教育的成败	(70)
对幼儿创造性培养的反思	(73)
儿童教育的顽症：揠苗助长	(79)
救救孩子，救救教育	(86)

第二篇 本能、潜意识与儿童教育

儿童的本能与儿童的教育	(99)
儿童生活在梦想的世界里	(108)
尊重儿童的梦想	(111)
儿童游戏	(113)
儿歌：心灵的游戏	(123)
儿童与童话	(132)
神话：儿童天然的精神食粮	(136)
调皮的恐怖心	(140)
为“猫话狗话”、“鸟言兽语”辩护	(142)
童年是一种原型	(154)
乡下，那里有儿童成长的沃土	(160)

第三篇 尊崇天性 解放儿童

与旧式教育告别	(171)
儿童发展：“自然”？“使然”？	(179)
儿童教育与儿童发展	(188)
现代儿童教育观念的重要来源：园丁说	(195)
学前教育的“大纲”应当符合儿童的“大纲”	(210)
童年时的探索与成人后的发现	(222)
孩子什么时候入学最适宜	(226)
幼儿对教师的依恋	(227)
教育应当使儿童幸福	(230)
苏霍姆林斯基的“思维课”	(233)

瑞吉欧的幼儿教育：奥秘与启示·····	(254)
中国儿童教育的抉择·····	(265)
中国学前教育：世纪交接时的回顾与前瞻·····	(268)
21 世纪的中国学前教育 ·····	(271)
 主要参考文献·····	 (279)
附：我曾是幼儿园的男教师·····	(283)

第一篇

走出儿童教育的误区

现在大家对“儿童潜能开发”问题很感兴趣，许多人认为孩子有巨大的潜能，像一个深不可测的井口。怎样开发？那就是向儿童灌输许多东西——这等于是向井里拼命填东西，填到最后，井里再也没水了，孩子的心灵也就失去创造力了，这才知道作罢。这就是误区。

从三寸金莲到儿童教育

论到解放子女，本是极平常的事，当然不必有什么讨论。但中国的老年，中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了，决定悟不过来。……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年）

近日读到咱中国女子缠足的风俗史，颇生感慨。将女孩子的天足自小便裹缠起来，让其变形至“三寸金莲”。这种“伤天”害理、抗逆自然的事，不知是我们哪位祖先的发明。

为何缠足？《女儿经》上有云：“为甚事，裹了足？不因好看如弓曲；恐他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拘束。”缠足原来是为了约束女子——“缠足乃所以弥淫”。

“存天理，灭人欲。”这是朱子的名言。他却看不到，“人欲”亦是“天理”。“灭人欲”便是灭天理。将天足缠裹成“三寸金莲”，便是灭天理。

这让我想起了中国的教育。中国的传统教育是将小孩子的“天头”缠成“三寸金头”，只是这种现象不如缠足那样具体、直观、易于觉察。将“天头”缠成“三寸金头”，这也是灭天理，

而且这种传统的流毒余孽至今亦未绝迹。

那传统的教育是让小孩子读经的。经是用文言写成，同日常语言有较大的区别。然而，“尚古”的中国人便让小孩子读这些经。幼年读过经的人，应当是知道读经的枯燥与痛楚的。然而父传祖制，如同裹脚缠足的风俗岁岁年年，不断流布一样，读经背经尽管枯燥要死、痛苦不堪，一代一代依然是前赴后继，照读不误。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有人出来加以制止。

那读经的童年该是怎样的苦痛呢？鲁迅在《〈二十四孝图〉》中回忆幼年读经的情形时说：“我们那时有什么好看的呢，只要略有图画的本子，就要被塾师，就是当时的‘引导青年的前辈’禁止，呵斥，甚而至于打手心。我的小同学因为专读‘人之初，性本善’，读得要枯燥而死了，只好偷偷翻开第一页，看那题着‘文星高照’四个字的恶鬼一般的魁星像，来满足他幼稚的爱美的天性。昨天看这个，今天也看这个，然而他们的眼睛里还闪出苏醒和欢喜的光辉来。”小孩子不喜欢读那枯燥的经书，而喜欢看那具体而感性的图画，这应当是小孩子的天性。然而当时的学校却“逆天行事”，非跟这些小孩子自然的兴趣与天然的需要过不去。小孩子喜欢什么便偏偏不让他做什么，不喜欢的事情却要他反复做天天做，不听话便会受到五花八门的惩罚。据说这惩罚也是一种教育方式。

让孩子读的《三字经》开头便是“人之初，性本善。”既然相信小孩子的天性是善的，为什么成人不让他们任性而动、无拘无束呢？所以我对教给孩子这句话的那些成人的诚意颇感怀疑。

我读小学的时候，是20世纪70年代。我还记得，如果谁爱看教材以外的连环画、童话、小说等书，一旦躲藏不及，被教师

发现，这些书都是要被没收的。据我了解，这在当时的中国是极普遍的现象。可见，在我们文明古国，尽管圣人有“人之初，性本善”的想法，但圣人也只是说说而已，圣门的弟子们也只是背背而已，行动上并不实行。（就如同中国哲学中有“道法自然”这种说法一样，而许多情况下做起来，却往往“逆天行事”，恰恰与“自然”相反。）成人把小孩子的天性当成是恶的，小孩子的需要和兴趣一概被抹煞干净。成人可以对小孩子发号施令，这意味着，成人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是对的、善的。

成人便真的对吗？把女孩子的脚骨弄折，脚趾裹断，把好好的天足日日缠，月月缠，年年缠，缠成丑八怪，走不好走，跑不便跑，这便对吗？让女孩子本该如花的童年捆绑约束在又臭又长的裹脚布中，让女孩子在眼泪里度过无数个刻骨痛楚的日日夜夜，这便对吗？

不过，缠足有缠足的好处。“裹小脚，嫁秀才，白面馒头就肉菜；裹大脚，嫁瞎子，糟糠饽饽就辣子。”^① 为了嫁人与吃饭，一代一代的女子便缠将下去。

同缠足一样，读经也有读经的大用。中国古代的神童诗里有这么一首：“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是广为传颂的诗篇，对全社会影响很大。“学而优则仕。”等到一日，当了大官，成为重臣——即便不是什么大官重臣，就算混到七品芝麻官，也能捞到不少油水。民间不是常说“三年穷知县，十万雪花银”吗？

既然“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那么生下来以后，什么

① 冯冀才：《三寸金莲》，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8页。

天性呀，什么撒野呀，什么图画呀，什么游戏呀，什么歌唱呀，什么蹦蹦跳跳呀……一律让路，只能埋头读书。据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记载：宋代元丰年间，饶州有个“神童”因背经多而得官。于是那地方家家户户都逼着五六岁的孩子读经。孩子贪玩，父师们便把他放在竹篮里，吊在树梢，叫他玩不成。许多孩子硬是给活活地逼死了。

中国现在虽不倡导读经了，但读经的精神还在流传。现在的传媒上仍还时常出现类似的报道：小孩子因为读书而被逼死或自残。

昨天逛书店，恰好听到旁边一个孩子同父亲商量，也许说是央求更为恰当：“今晚能不能让我多玩一会呀？”那位父亲应允与否，未曾听见。“勤有功，嬉无益。”这是古训，那位父亲不知是如何看待这古训的。他的回答大概取决于他对于这条古训的态度吧。

“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是劝学的格言。这格言用在劝人缠足上，应当一样的恰当。“等小脚裹成，谁看谁夸，长大靠这双宝贝脚，好吃好穿一辈子享用不尽，多美，多福气！”^①把成为“人上人”作为诱饵，让小孩子上钩，这是多么高明！

为什么非要让小孩子从小就想着比别人高一头甚至骑在别人头上呢？为了比别人高一头甚至骑在别人头上，就得把脚缠得比别人更小更尖更“漂亮”。同样，为了比别人高一头甚至骑在别人头上，就得把经书背得比别人更多，背得比别人更烂。

据记载，女孩子的缠足以五六岁时开始为佳，否则骨头硬

① 冯冀才：《三寸金莲》，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8页。

了，便不容易将大脚丫子随意定型了。男孩子的读书发蒙大致与此同时，这时的小脑瓜尚属稚嫩，易于塑造。一个是“吃尽苦中苦”，用又臭又长的裹脚布，将天足缠成“三寸金莲”；另一个同样是“吃尽苦中苦”，用四书五经和圣贤列传，做成类似于孙猴子头上的“紧箍”，将“天头”勒成“三寸金头”。

中国的儿童就是这样地被规矩、被培养起来的。

天足变成三寸金莲后，便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即便迈出去了，恐怕也颇吃力，只好回家来，然后便是一辈子原地不动。

“天头”变成“三寸金头”后，便会不作他想，在家伺父，在朝事君，乖而又乖地做他的忠臣孝子，于是便天下太平。

据说梁启超曾赴欧参观一盲童学校，盲童听说来了中国人，便抖抖索索地去摸梁启超的脚。这盲童以为中国人的脚都是三寸金莲。可见三寸金莲是举世闻名妇孺皆知的。事实上，这孩子却误会了——中国只有女子有三寸金莲；中国的男人是没有三寸金莲的，他们有的是“三寸金头”。

据学者考证，缠足大概始于五代。到了宋代，便有一个名为车若水的，在其《脚气集》里对此风俗提出质疑：“夫人缠足，不知始于何时，小儿未四五岁，无罪无辜，而使之受无限之苦。缠得小束，不知何用？”这里面已有些隐蔽的抗议了。到了清末，一些先进的中国人纷纷反对缠足，最后连政府也提倡天足，禁止裹脚。

开始缠足难，然而，后来放足更难。缠了放，放了缠，再放，再缠，直至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过了一段时间，缠足这恶俗才彻底禁绝。

反对将“天头”缠成“三寸金头”的人也有。明朝的王阳明

就曾批评过当时的儿童教育：“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鞭挞绳缚，若待囚囚。彼视学舍如图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是盖驱之于恶……”^①他把儿童比作“草木”，认为顺应其本性，儿童才有可能舒畅地成长；违背其天性，就会对其发展造成阻碍甚至破坏。显然，王阳明是反对“三寸金头”的。

特别是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倡个性解放的呼声越来越高，提倡解放人性的新教育的人愈来愈多。

又过了二十几年，陶行知提出“把小孩子的头脑、双手、嘴、空间，时间都解放出来”，提出要把儿童从“裹脚布”里解放出来。^②

然而，把“天头”解放出来谈何容易。可视可触的“天足”在政府明令禁止的情况下，尚且缠了放，放了缠，一而再，再而三，费尽周折。那不可见的脑中物的转变与解放更是难上加难。今天拿下一个箍，明天又紧上另一个箍，同样也是一而再，再而三。“三寸金莲”后来是禁绝了，但“三寸金头”依然如丝如缕地绵延着。

据说几年前，一位美国的女学者在一个公园看到一棵大树，这棵树长得扭来扭去，煞是奇怪。这位美国人便问公园的园艺师这树如何长成这样子。这位园艺师自豪地说：这树是我们一代一代园艺师精心培养而成的，哪里是一代人的功劳；上一代园艺师按他的审美趣味加以修整扭动，下一代接着再扭，一代接一代，

① 王阳明：《王文成公全书》卷二。

② 陶行知：《创造的儿童教育》，载《大公报》1944年12月16日。